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上海廣益書局  
印行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卷七

陳情表

李密

臣密言

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于祖母劉氏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亡晉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此書

臣以險釁夙遭

閔凶

險釁艱難禍罪也夙早也閔憂也。二句總下

生孩六月慈父見背

父死

行年四歲舅奪母志

舅奪其母不得守節祖

母劉慈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

祖母無以至今日

既無叔伯終鮮

上聲

兄弟門衰祚薄

門戶衰微福祚薄淺

晚有兒息

兒息得之甚晚

外無暮功強

荒上聲

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

若周年服也功大功小功也強近強為親近也童僕也

煢煢孑立形影相弔

孤獨貌孑單也弔問也唯形與自影相弔問也

而劉夙嬰疾病

嬰加

常在牀蓐

蓐褥

臣侍湯藥未嘗廢離

一段所謂祖母無臣無以終餘

年逮奉聖朝

晉朝

沐浴清化

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

供養

去聲

無主

無人主供養之事

辭不赴命

一次陳情在前

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

尋俄也拜官曰除洗馬太子屬官

猥委

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

猥頓也東宮太子宮也隕落也

臣具以表

聞辭不就職

兩次陳情在前

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

切峻急切而嚴峻也通緩也慢倨也連用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察臣舉臣拜臣除臣責臣惟臣文法錯落

告訴不許州縣不從臣之進退實為狼狽狼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獨前二足短後二足長狼無狼不立狼無狼不行若相離則進退不得寫出進退兩難之狀以示不

得不再具表陳情之意伏惟聖朝以李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矜憐養育况臣孤苦尤為特

甚且臣少事偽朝偽朝謂蜀漢也對晉而稱不得不爾歷職郎署官至尚書郎本圖宦達不矜名節言我本謀為官職非隱逸以名

節自矜也密以蜀臣而堅辭晉命恐晉疑其以名節自矜故作此語今臣亡國賤俘俘軍所虜獲曰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豈敢盤

桓有所希冀盤桓不進貌希冀謂希立名節也此段言已非不欲就職振起下意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

淺朝不慮夕薄迫也日迫西山喻劉老暮也奄奄將絕也危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易落淺易拔應謀也言朝不謀至夕之生也

臣無以終餘年祖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更迭也言二人迭相依以為命區區猶勤勤也廢遠

謂廢養而違離祖母此段寫盡慈孝使人讀之欲涕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

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烏鳥反哺其母言我有此烏鳥私情乞畢祖母之養也數語尤婉曲動人又連用

況臣且臣今臣是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

共鑒二州謂梁州益州牧伯謂榮遠言非但人知我辛苦天地亦知也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嬖倖卒保餘年

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子願曰吾死嫁之及困又曰我以狗頭乃從初言嫁之後與秦將杜回戰願見老人結草以充杜回回踵為願所殺中夜夢結草老

人曰子養父也  
報君不殺之心

臣不勝升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評語

歷敘情事俱從天真寫出無一字虛言駕飾晉武覽表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  
祖母奉膳至性之言自爾悲惻動人

演白

臣密道臣因為命運險惡早逢着憂患凶喪的事情生下來才六個月慈愛的  
父親見棄年纔四歲舅舅奪母親守節的志向祖母劉氏哀憐臣的孤苦細弱親自撫  
抱養育臣少時多疾病九歲不能走路孤單困苦沒有依賴直到長大上面既沒有叔  
伯下面又少兄弟門庭衰微福祚淺薄晚年纔有子孫外面沒有期服功服勉強親近  
的親戚裏邊沒有應門五尺的童子單身獨立只有形體和影子互相安慰并且祖母  
劉氏早時感受了疾病常常躺在床上臣侍奉湯藥沒有拋棄遠離過到了聖朝受清  
明的化育前太守臣遠察臣的孝道廉潔後來刺史臣榮薦舉臣做秀才臣因為供養  
的事沒有主管辭謝不敢赴命詔書特地下來拜臣即中的官後來又蒙了國恩升臣  
做洗馬的官立刻把微賤的人做東宮的侍講受了這種恩典就是把臣身首異處也  
不能報答呢臣都用了奏章上達辭不就職詔書下來急切嚴厲責臣的遁逃怠慢郡  
縣逼迫催臣上路州司的官到門勸駕比星火還急臣想奉了詔書奔馳到京卻因為  
劉氏的病天天加劇想苟且順了私情那告訴又一定不蒙允許臣的進退實在兩難  
伏想聖朝拿孝道治理天下凡屬故舊遺老還都蒙矜惜養育況臣的孤苦格外利害

並且臣少時曾奉事偽朝官職到尚書郎本來只想做官發達不知道愛惜名節現在臣是亡國的賤虜極微賤極鄙陋過分蒙聖上的提拔怎敢遲疑不決有希望立名節的心思呢但是因為祖母劉氏年已衰老和日落西山時一般一息奄奄人命的危險朝不保夕臣沒有祖母不能到今朝祖母沒有臣不能終他餘下來的天年母孫兩人彼此依靠了活命所以頃刻之間不能遠離拋棄臣密今年四十四歲祖母劉氏今年九十六歲是臣盡節在陛下的日子長報祖母劉氏的日子短啊烏鳥反哺的私情願求得侍養到底臣的辛苦不獨是蜀的人士和兩州官長的所看見明明知道就是天神地祇實在是共同鑒察的願陛下哀憐愚笨的誠心聽臣的微志庶幾劉氏僥倖到底享盡餘下來的天年那麼臣生在世上當拼命圖報死在地下當啣思結草臣說不盡犬馬怖懼之情恭恭敬敬拜這奏章拿來上達天聽

### 蘭亭集序

王羲之

永和九年

永和晉穆帝年號

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

時當暮春王羲之與謝安孫綽郗曇

魏滂及凝之漢之元獻之等以上已日會于蘭亭會稽今紹興府山陰縣名總敘一筆

修禊事也

禊祓除不祥也三月上巳日臨水洗濯除

羣賢畢

至少長咸集

敘人

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

脫平聲

映帶左右

也端波流淙洞之貌。叙地

引以為流觴曲水

因曲水以泛觴

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

折一句賦詩

一

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叙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叙仰觀宇宙之大。俯

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魚信可樂也。叙樂。敘會事至此已畢。下乃發胸中所感。夫

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承上俯仰二字。推開一步說。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一種人是倦。于涉獵者。或因寄

所託。放浪形骸之外。又一種人是曠達不拘者。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此兩種人或取或舍。或靜或躁。當其欣於

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總是一樣得意。及其所之既倦。之往。情隨事

遷。感慨係之矣。卻又一樣興盡。此只就一時一事論。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

興懷。俛仰之頃。為時甚近。而向之所樂者。已成往事。猶尚感慨係之矣。中足上文。即逼入死生正意。何等靈快。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人命長短。總歸于盡。古人

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莊子德充符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至此方入作序正旨。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

古人皆興感于死生之際。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我未嘗不臨此興感之文。而為之嗟悼。亦不能自解其所以然。固知一死生

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莊子齊物論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此一死生之說也。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此齊彭殤之說也。言人莫不興感於死生。壽夭固知是兩說。

為虛誕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言暫見我已杳無踪影。猶如今日之古人杳無踪影。故列叙時人。

叙在會之人。錄其所述。錄所賦之詩。二句應前羣賢少長賦詩等事。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古今同。後之覽

者。亦將有感於斯文。後人亦重死生。覽我之文。亦當同我之感。覽字應前每覽之覽字。文字應前臨文之文字。

評語

通篇着眼在死生二字。只為當時士大夫。務清談。鮮實效。一死生而齊彭殤。無經濟大畧。故觸景興懷。俯仰若有餘痛。但逸少曠達人。故雖蒼涼感嘆之中。自有無窮遠趣。

演白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許多人會集在會稽郡山陰縣的蘭亭。修除不祥的事情呵。羣賢都到。老少齊集。這裏有高山大嶺。茂盛的樹林。修長的竹頭。還有清水急流。映照環繞在亭的左右。因此設酒。曲水。大家依次坐在那邊。雖是沒有琴瑟。簫笛的熱鬧。但是喝一回酒。吟一回詩。也足以暢敘幽雅的情意。這一天。天光爽朗。空氣清新。微風吹來。很是和暖。仰起頭來。可以看見天地的大小。俯下頭來。可以審察萬物的興感。所以放開眼界。舒暢心胸。可以極視聽的趣味。實在真是快活呢。想那人生在世。過了一生。有的將他一生的懷抱。和朋友在一室的中間談論。談論有的因為有寄託在一件事情。故意放浪在形體的外面。雖有積極消極的兩樣。安靜浮躁的不同。但是當他得意的時候。自己很是滿足。一些也不知道。老的將到。到了所做的事情。已經疲倦。情意跟了事體變化。那感慨便要生出來了。以前的所謂快活。俯仰一霎的中間。已經變了。陳迹還不能拿來放開他的心意。況且壽長壽短。隨天地的變化。總是同歸於盡。古入道死生的事情。實在不小。怎不悲痛呢。常常看古人興感的原因。像都合在一路上。未嘗不對了。古文歎息悲悼。自己也不能說得出。這是什麼緣故。我很知道。死生看做一樣的。是虛無荒誕的話。壽夭一律看待的。是不真不實的論。後來的看現

在也如現在的看以前想起來真是悲傷啊所以列敘當時在會的人記錄各人所做的詩雖是將來的時代不同事情兩樣然而所以發動感慨的原因總是一樣的後世看這篇文章的人也許有感在這上邊呢

### 歸去來辭

陶淵明

歸去來兮

淵明為彭澤令是時郡遣督郵至令白事當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乃自解印綬將歸田園作此辭以明志因而命篇曰歸去來言去彭澤而來至家也

田園

將蕪

無謂草也胡猶何也。有斷之詞。

胡不歸

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

心在求祿則不能自主反為形體所役此我自

為之何所惆悵而獨為悲乎。自責之詞。

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前此求祿之事固不可諫今乃辭官而歸猶可追改如人行迷路猶尚未遠可早回方知今日辭官之是而昨日求祿之非也。有悔之詞。一路已寫盡歸去來之旨下乃從歸至家逐段細寫之

舟搖搖以

輕颺風飄飄而吹衣

行舟而歸

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熹微光未明也問前途之遠近而恨晨光之未明無由見路也

一段離彼

乃瞻衡宇載欣載奔

衡宇謂其所居衡門屋宇也載則也欣奔喜至家而遠奔也

童僕歡迎稚子候門

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

蔣詡幽居開三徑潛亦暮之言久不行已就荒蕪也一段有松有菊有幼有室有酒有樽所需裕如

引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

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

時矯首而遐觀田園之中日日遊涉有成佳趣一段園中之樂

一段園中之樂

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翫新陰也盤桓不進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煙求交游指也一段園中暮景

人駕言用詩駕言出游句一段與世永絕再言歸去來者既歸矣又不絕交游即不如不歸之愈也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

春及將有事於西疇親戚指鄉里故人有事謂耕作也疇田也一段插入田事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

壑亦崎嶇而經邱中車有幕之車窈窕長深貌壑澗水也行船以尋之也崎嶇險也駕車以涉之也一段遊行所歷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

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欣欣春已貌涓涓泉流貌休行謂昔行而今休也一段觸物興感已矣乎寓形宇

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寓寄也委棄也言何不委棄常俗之心任性去留也遑遑如有所求而不得之意二段收盡歸

去來之篇之旨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帝鄉仙都也二句言不欲為官亦不能為懷良辰以孤往

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

疑東臯管田之所春事起東故云東也臯田也聊且也乘陽陰之化以同歸于盡樂天知命夫復何疑樂夫天命一句乃歸去來辭之根據



公罷彭澤令歸賦此辭高風逸調晉宋罕有其匹蓋心無一累萬象俱空田園足樂真有實地受用處非深於道者不能

### 演白

辭去官職回到家裏罷自己的田園將要荒蕪為什麼還不回來心在求祿不能自主反被形體所役使這是我自己弄到這樣的為什麼要懊煩獨自悲傷呢明白以前的不對知道後來的可追幸而像迷路一般還沒有深入覺察現在棄官的不差

以前求祿的不是出發的時候，小舟搖搖，輕輕蕩漾，微風飄飄，吹上衣裳，問行人前面的道路，恨晨光的昏昧不亮，隔了一刻，望見家門，一面歡喜，一面奔馳，到了家裡，僮僕歡迎，小兒候門，但見園中的三條小路，已都荒蕪，却喜松樹菊花，依然無恙，攜了小兒，走到屋裏，臺上的酒滿在杯裡，拿了酒壺杯子，自己淺斟低酌，盼望庭中的樹枝，怡顏悅色，靠了南窗，拿來寄托曠放的心意，知道僅容膝蓋的地方，却是容易安逸呢？天天在園中游散，自成樂趣，門戶雖設，却是常常關閉，拿了杖策，扶了老人，去流連憩息，時或舉首仰望，做深遠的觀察，自然的雲氣，無心出岫，疲倦的禽鳥，知道回巢，暮色蒼蒼，影將不見，撫了孤松，徘徊不進，辭宮回來，就從此斷絕交游了，世上和我已是彼此相棄，還要求的什麼呢？喜歡親戚的情話，快活琴書的消憂，種田的人告訴我，春天已到，將要在西面的田裏耕種了，或是駕了有幕的車輶，或是泛了一葉的扁舟，既是泛舟去尋澗水，也是駕車去涉丘壑，樹木春色，欣欣向榮，泉水流行，涓涓不絕，羨慕萬物的得時，感慨吾生的行止，咳，看穿些兒罷，寄託身體在世上，能够再有幾時？何不委棄世俗的心意，任他去留？為什麼要急急惶惶，像有什麼求不着的神氣呢？富貴本非吾願，仙鄉更不可得，碰着了良辰佳節，獨自去遊，或是拿了杖藜，除草壅苗，登彼東皋，拿來舒暢吟嘯，靠了清流，吟詩作賦，姑且乘陰陽的變化，拿來同歸於盡，樂天知命，還有什麼疑惑感呢？

# 桃花源記

陶淵明

晉太原中

太原孝武  
帝年號

武陵人捕魚為業

武陵屬湖廣常德  
府旁有桃源縣

緣溪行忘路之遠近

便奇忽逢

桃花林

妙在以無  
意得之

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

聲紛紛雜亂貌

漁人

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

漁人亦  
不凡

林盡水源使得一山

亦是無  
意中得

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

善乎

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

俗人至此  
便反矣

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

別有

土地平

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

衣著

酌

悉如外人

叙山中  
人物

黃髮垂髫

調

並怡然自樂

黃髮老人髮白轉黃也髫  
小兒垂髮純然古風

見漁人乃大

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

平

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

漁人全  
無驚怪

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

到山  
東來

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真是目  
空古今

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

歎惋者  
悲外人

屢遭世亂也叙  
兩邊問答簡括

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

避世人多  
情如此

此中人語

云不足為外人道也

叮嚀一句  
逸韻悠然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

漁人亦大  
有心人

及郡下

詣太守說如此

詣至

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太守欲問  
津而不得

南陽

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尋病終。尋病也。高士。後遂無問津者。而往。

桃源人要自與塵俗相去萬里。不必問其為仙為隱。靖節當晉衰亂時。超然有高舉之志。故作記以寓志。亦歸去來辭之意也。

### 演白

晉朝孝武帝太原年間。有一個武陵人。是把捉魚做行業的。一天。搖了一隻小船。沿着溪岸。搖去。忘却了路的遠近。忽然。達着了桃花林。兩岸相對數百步的地方。中間沒有雜樹。芳香的草。清新美麗。落下來的花片。紛紛亂亂。捉魚的人。很是奇怪。他再向前行。想看完這桃花林。桃林窮盡。水源發見。便得了一座山。山上有個小洞。髣髴像有光亮。就此棄了小船。從洞口進去。起初極狹。只可容一個人。再走幾十步。忽然開豁明亮。土地平坦。曠濶。房舍也很像個樣子。有良田。美池。桑竹。的一類東西。阡陌田路。彼此交通。雞犬聲音。彼此相聞。他們裏邊的往來。種作。男女。衣著。一起像外邊的人一樣。老人小兒。都有快活舒服的樣子。見了漁人。竟就大驚。問他從什麼地方來的。漁人源原本本的回答他。便就邀他回家。備酒殺雞給他吃。村中聽說有這個人。都來問訊。他們自己說。『是前代避秦時的亂。領妻子和地方上的人。來到這個絕境。不再出去。就此和外面的人隔斷信息。』問漁夫現在是什麼時代。并且不知有什麼漢朝。那魏晉更無論了。漁夫就一一的替他們說明。他們聽見了。都是哀婉歎息。旁的人各再請他到他們的家裡。都拿出酒肉來款待。停了幾天。漁人辭別歸去。裏邊的人。關照他道。『

這種話不能替外人講及呢！既經出來尋得他船，就照了以前的路，處處做一個標記，到了府裏去見太守，說這般這般，太守就差人跟了他去尋以前的標記，就迷迷糊糊，不能够再得他的原路了。南陽地方的劉子驥，是高尚的士子，啊，聽見了這件事，欣欣然親自尋去，沒有尋着，隔了幾時，生病死了，以後就此沒有再來問渡的人了。

###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

不以地傳亦不詳其姓字。

名傳

宅邊有五柳樹，因為號焉。

最號聞太奇

靜少言，不慕榮利。

一似無所嗜好者，卻又嗜書嗜酒。

好讀書，不求甚解。

是為善于讀書者。

每有會意，便欣然忘

食。

蓋別有會心處。

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

醉。

是為深得酒趣者。

既醉而退，曾不吝

吝

情去留。

適得本面目。

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

屨屨晏如也。

領得孔顏樂處。

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起然

贊

曰：黔婁

古高士。

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

為若人之儔。

衡

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想見太古風味。

**評語**

淵明以彭澤令辭歸後，劉裕移晉祚，恥不復仕，號五柳先生。此傳乃自述其生平之行也。

蒲澆凌逸，一片神行之文。

演白

先生不知道是什麼地方的人，也不詳他的姓名表字，屋邊有五棵柳樹，因此就把他做了名號。先生的為人，安閑靜穆，少講說話，不羨慕榮華利祿，喜歡讀書，不求細細兒的解釋，每有領會的地方，便欣欣然忘却了吃飯。性喜喝酒，家裡貧窮，不能常常得着，親戚故舊知道他這樣，有時備了酒席招他，他到了便喝個淨盡，要到爛醉為度的。既醉退下，却毫不有戀着去留的兩方面。家裏四壁蕭然，不能夠遮蔽風日，穿了補結的短毛衣服，盛飯的器具常常空着。先生却是不以為意的，常做文章拿來自己陶情適性，很能够表示自己的志向得失的事，不在心裏，拿來這樣的過了一世。傳贊道：『黔婁先生有句話道：「不戚戚憂在貧賤，不汲汲忙在富貴。」這兩句話，就是這等人的一類罷。銜了酒杯，吟詩作賦，拿來快活他的志向，無懷氏的百姓呢？還是葛天氏的百姓呢？』

北山移文

孔稚圭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

鍾山即北山也，其南有草堂寺，英靈皆言其神也。驛傳也，勒刻也。謂山之英靈馳驅烟霧，刻移文于山庭也。

起便點出北山移文四字大意，蕭子顯齊書云：孔稚圭字德璋，會稽人也。鍾山在北，即其先周彦倫隱于此，後應詔出為海鹽令，秩滿入京，復經此山，孔生乃惜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許再至，故云北山移文。

夫以耿介

拔俗之標，瀟灑出塵之想。

志起

度，白雪以方潔，千青雲而直上。

度比也，千觸也，行極清高。

吾方

知之矣。

此等隱者，吾正知為必不可得矣。

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

亭亭高聳貌皎皎潔白貌芥草也盼顧也  
履草履言視千金萬乘如草芥履也  
聞鳳吹於洛浦。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遊于伊洛之間值薪歌於延瀨。蘇門先生游于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此終乎採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為心何怪乎而為哀也遂為歌二章而去

蒼黃反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參差不一也反覆不定也翟墨翟朱楊朱墨子見素絲而泣之為無一定之志不能免二人之悲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乍暫也迴避也暫避跡山林而心猶染于俗也黷垢也何其謬哉。謬誑也此

等隱者何其欺誑世人一至此哉。已上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尚生

尚子平也仲氏仲長統也范曄後漢書曰尚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仲長統性調儻默語無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然無此二人使山阿空虛千載以來無人賞樂。承上起下感慨情深

周顒字彥倫汝南人。八題。儻俗之士。儻俗俗中之儻士也既文既博亦元亦史。元謂莊老之道史謂文多質少然而學道東魯習

隱南郭。東魯謂顏闔也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矣南郭謂南郭子基也隱几而生仰天嗒然似喪其偶言顯無本性但學習此二人之

隱遁。竊吹草堂濫巾北岳。竊盜也吹借用吹子之吹齊宣王好竽必三百餘人吹南郭先生不學者而吹三

隱者之服北岳即北山也。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纓情於好爵。纓繫也好爵

言顯盜居草堂僭服幅巾。其始至也。顯始至北山時將欲排巢父。排推也拉

謂人爵也。以上總寫以下分作兩截寫。風情張去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張大也橫蓋也

許由隱者之最也。百氏百家諸子也。之稱慕其長往故歎之疾其不游故怨之。

談空空於釋部。覈劾元元於道流。顯汎涉百家長于佛理著三宗論兼善老易空空以空明空也釋部佛經也覈考也

之疾其不游故怨之。談空空於釋部。覈劾元元於道流。

元元之又元也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務光夏時人。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不受而逃。涓子齊人。好餌水。隱于客山。以上寫顓初志。如此是前二人。

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鳴騶戴詔書車馬也。鶴書即詔書在。漢謂之尺一。簡髣髴鶴頭。故有其稱。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

軒席次。袂聳庭上。焚芰芰。制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軒舉也。舉眉謂喜也。次側也。袂衣袖也。袂聳謂舉臂也。芰裂荷

衣隱者之服。言製芰尚以為衣。互文也。今皆焚裂之。抗舉也。走騁也。風雲悽其帶憤。泉石咽咽。人聲。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

而如喪。悽愴憤咽皆怨怒貌。言此等雖無情。見山人去亦有如喪失而怨怒也。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冠去聲。百里之

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紐繫也。綰貫也。金章銅章也。銅章墨綬縣令之章飾也。跨越也。管州之城為屬城。縣大率百里。言越眾城而為縣宰之稱首也。英風

妙譽皆美聲也。海甸浙右所理邑近海而在浙江之右也。道帙長擯。法筵久理。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孔。總。裝其

懷。帙書衣也。擯棄也。法筵講席也。理藏也。敲扑謂打人聲也。牒文牒也。訴告也。倥僂繁偏貌。言道書講席永棄理而聽訟也。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

每紛綸於折獄。琴歌酒賦皆逸人之務。今已斷絕無續也。綢繆親近也。結課考第也。紛綸來多也。籠趙張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希

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漢張敞趙廣漢俱為京兆尹。尹有名望。魯恭卓茂咸善為令。籠架謂包舉也。三輔謂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希蹤希倣賢豪蹤跡也。牧九州牧長馳聲謂皆得聞

其聲名也。以上寫顓繼志如此是後一人。使其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澗戶推絕。無與

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言霞月徒舉。映無人賞。玩松陰雲落白雲。無與為偶。澗水澗也。推絕。絕破壞也。荒涼無機也。延佇遠望也。言不復更歸。徒為延望也。至於還廳。標

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廳風也。寫吐也。楹柱也。蕙香草。山人輩以為帳。因山言之。故託猿鶴以寄驚怨。

也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投簪謂疏廣也。投棄也。漢疏廣棄官而歸東海。幽人佩蘭故云。解蘭縛繫也。塵纓世事也。於是南

嶽獻嘲。

爪平聲。

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諠。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南嶽

謂南山也。嘲調也。隴亦山也。騰起也。攢簇聚也。竦上也。諠譏也。言皆譏笑。此山初容此人也。遊子謂顯也。弔問也。言山為顯所欺而無人來問也。

故其林慚無盡。澗愧不歇。秋

桂遣風。春蘿擺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

難女難也。施于松柏風月所以滋松桂之美。今既無人故遣擺之。西山謂首陽山。遠

議隱逸之議也。皋澤也。素謁謂以情素相告也。馳騁宣布也。謂宣布于人使盡知之也。以上言其遺羞山林所以醜之也。

今又促裝下邑。浪棹異上京。雖情投

於魏闕。或假步於山局。

駟下邑謂海鹽也。浪棹也。上京建康也。言海鹽狹滿催促行裝。駕舟赴京以還官也。魏闕朝廷也。局山門也。言顯情實在朝廷而又欲假跡再遊北山也。

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蒙恥。

薜荔例。蒙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子塵游躅。逐於蕙路。汗

淥六池以洗耳。

芳杜薜荔皆香草。躅蹤跡也。淥水清也。言豈可使芳草懷恥愧以相宜。局岫幌。恍掩雲

闕。斂輕霧藏鳴湍。

見崖巔再被滓穢。更以俗塵點我蕙草之路。汗濁本洗耳之池耳。局閉也。岫幌山窗也。雲闕謂以雲為闕。斂藏霧湍使無見聞也。來轅安轡。

謂顯之車乘也。谷口郊端山之外也。恐其親近故截斷杜絕之。

於是叢條暝。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

迹。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條木枝也。穎草穗也。言條穗穎怒而擊折顯之車輪。掃去其迹也。俗士逋客謂顯也。謝絕逋逃也。以上言其不許再至所以絕之也。

評語

假山靈作機設想已奇而篇中無語不新有字必雋層層敲入愈入愈精真覺泉石蒙羞林壑增穢讀之令人賞心留盼不能已也。

演白

北山的英華草堂的神靈馳驅雲霧在驛路的中間勒刻移文在山庭的上面。